

虫

清

鳴

采蘅子纂

漫

錄

下

進步書  
局校印



PDS

燕鳴漫錄卷二

清 采衡子纂

廬陵令富仁山興。自苦幼并隨性趨面。有事登衡岳。馳馬峻坂。失足跌深澗。脛斷骨折。血流盈盎。昇歸。痛重難忍。醫藥罔效。膿血淋漓。宛轉床褥。有一隸。向習祝由科。自云能治。姑試之。啟用。以手巾勿畏。諸僕從亦毋驚駭。稍張皇。則吾術不驗。於是急心靜慮。聽其所為。隸乃帶袖袖巾餘斤。熾炭煮之。以長竹箸。且攪且咒。須臾油沸。投藥一刀圭。別索盆。溫溫水。啟衾。挾富脛。以帛輕拭膿腐。漸就盆上。咸以為將洗濯矣。隸突以沸油淋之。從者大駭。富覺脛上冷如冰雪。沁骨清涼。頗為爽適。隸淋油畢。以紙蒙而縛之。富熟睡。一飯頃。撫之。骨接如故。試起履地。亦如常。無所苦。三數日後。解紙縛。瘡痂已落。皮色依舊。無纖痕。隸曰。此脛受傷甚劇。今雖愈。後遇陰雨潮濕。必隱然作痛。公子但記吾面目。及醫治情景。即瘳。已而果痛。如其言。思之。遂止。此隸亦神矣哉。凡醫皆畏人驚懼。恐亂其心。則無真宰。其先令取盆注溫水者。欲以安衆心。如用兵之出其不意也。

白下陳全。年少狡獪。有友人命僕持字向之借物。適陳立門首。僕蠢人也不識陳。問

曰。陳全居何所。陳曰。吾即是。接視其字。入室書覆札。指階下二石鼓曰。爾主借是可持去。鼓重數十斤。僕竭力肩之。持字歸。其主視札云。覲面呼全名。罰令肩石鼓。即令送回。再取借物。又一日。家中延僧作佛事。陳令擊鼓。僧倚屏風坐。屏故有牕。陳貫劍於臂。約鑲於指。偽為女手。從牕隙出。摸僧頭。敲僧頂。僧初不敢答。掠之不已。僧心動。亦自牕隙探手入。陳繫其手。繩繫而磚墜焉。僧坐屏風前。一日不敢動。飯至亦不能食。陳出入伴為不見。俟法事畢。始向主僧。怒責其勾撥婦女。欲送官。僧哀之再三。方罰其經費而釋之。歲暮。在城南買零星約担許。欲自攜歸。苦途遙十餘里。乃赴缸肆。偽買缸。缸價每儲水一担。值錢二百。陳忽云。願三文一斤。舁至家。秤後付值。缸肆利之。命二人送缸。陳遂置零物於內。令舁而行。抵家。令俟門外。先取零物進。良久。一手持秤。一手持錢。九出云。止須敲買三斤。舁缸人怒。陳云。在肆議明。有一斤。算一斤。何悔焉。舁缸者無如何。忿忿舁回。又夏日晚間。鄰婦數人。過訪其妻。陳止衣單褲。摺其腰。而不繫帶。入室云。堂畫不正。登案正之。一舉手而褲脫。兩手握面。轉身向外。曰。醜醜。鄰婦慙而奔。又一日。行至高石橋。遇老翁担糞二桶。偃偻自南來。陳慰之曰。爾如許高年。負重焉。能過橋。吾與爾作兩次。合力舁而過如何。翁曰。吾習慣。不為

疲不敢勞。陳曰：不遇我則已，既遇矣，我不忍老者之僕僕也，必助力焉。翁無已，却担與陳，共舁一桶過橋。甫及橋北，陳曰：吾欲小遺，爾暫待。翁諾之。陳問道遁去。翁久待不至，而橋南一桶、橋北一桶，無計合挑。遍哀路人，無肯與共舁者，不得已置桶於路，奔數里，歸呼子至，始舁橋南一桶，合担而去。又一日，有友人某，市房中偽具置腰間。陳先馳至友家，故作張皇之態，告曰：某今日與人爭，不勝，已買刀藏腰際，將與仇者並命。亟留意勿令生事，再三叮嚀而去。某歸，其母叱曰：爾作何事？買何物？意欲何為？某以驟中其隱，變色欲出家中見其狀，益信陳言不謬。咸曰：欲出，須棄腰中物，任爾行，否必不舍。某堅欲出，母嫂妻妹愈不許，共執而搜之。某支拒良久，突被搜出，乃偽具也。始悔陳之見給。人見陳所行如是，因語之曰：爾能戲爾父，則釀金飲爾。陳曰：諾。遇其父，患泄，常侵晨出門如廁，乃先出叩拜，四鄰曰：父將呈送忤逆，乞勸阻焉。四鄰信之，共立門外以待。其父出，咸問曰：何往？答以有事。眾阻之，父曰：欲如廁，言次腹痛，色變，眾愈疑，強曳之，不令往，須臾腹鳴一聲，遺於褲矣。眾乃知為陳所誤。陳存心刻薄，所為大抵如此。故年三十二而亡。少年當以為戒也。

有陳姓素嗜牛肉，一日騎蹇衛過河埂，兩旁皆水，埂寬不盈尺。陳體肥，策驢而行，勢



甚險。突一大水牛自對面來行頗疾。若將抵觸。設遇之。必擠而落水。陳憬然向牛搖手。口雖未言。意蓋自矢。終身不復食牛。牛遽轉身。陳歸著家訓。世世子孫。不許食牛。至今遵守勿替。

金陵某家僕婦。抱小兒入市冲茶。立爐邊。釜中水正沸。婦回首與儕輩語。水逸。濺其臂。手鬆。兒墮釜中。旁人急抓之。祇提出兒首。而身已化矣。婦即時逃去。不知所用。人者可不慎哉。

吳蘊山向辦度支。就幕安東。時病瘧。同幕有善祝由科者。俟瘧作時。攜吳手立日中。向日吸氣。畫符。吳覺遍身火熱。頃刻而止。有某處飯肆中。來一女。年可十六七。飯訖。計其值祇十八文。女曰。我係下游被水災逃出者。匆匆未攜一錢。家中人行且至。肆主令坐門外待之。及暮未至。觀者如堵。女默無言。有絲店少年。詢飯肆。知其故。憫之。代償其值。以男女俱少。不便授受。轉央一老翁付之。女酬肆訖。尾少年至絲店。店主詰之。女曰。逃災行已二日。再行亦無所歸。然不能無故。受少年恩。計不如嫁之。店主語少年。少年辭以貧女。擅袖露金釧三。曰。不足憂也。店主嘉之。遂邀街鄰為之撮合。此女觀人于微。不動聲色。亦智矣哉。

某家僕晨買黃瓜一担。無虛日。人詫其多。詢為何人命買。答曰。主母。人更異之。詰其何用。曰。主母體肥怯熱。腋下乳下跨下。手足胛腋。皆須夾取涼。熱則易之。不復再用。故日須一担也。

有舅欲詐其甥者。適姊故往吊拜時。故令帽落。不以手拾。跪而以首湊之。宛轉不已。甥不覺失笑。舅怒。以孝子三年不見。齒叱責。並欲鳴官。甥懼。與人緩頰。賄以三百金。乃止。

蘇州葉天士。名醫也。有一人患肺癰。委頓欲死。葉曰。此非外治不奏功。乃反接而縛之。令人取冷水一盆。劈頭淋之。其人一噤。而刺刀於心坎。膿血隨出。約斗餘。藥敷瘡口而愈。後詢其故。葉曰。肺居心上。此人患癰。肺下垂包心。心不可見。故以冷水驚之。使心上提。乘隙入刀刺肺。治亦神矣。又一家娶婦。甫却扇而婦暈絕。延葉診視。葉掩鼻入房。視之曰。易治耳。令人舁婦至堂中。命取大糞數桶。圍置而攪之。穢氣蒸騰。婦遂甦。葉曰。此為香麝閉氣所致。故以穢氣解之。新房中須撤去香物。方可復入。若再發。恐不治。如其言。果瘳。

新昌劉伯瑗。言幼年患膿瘡。數年。百醫不效。膿潰淋漓。不堪其苦。有人傳一方。令取

硝牛皮釜上油泥麻油調敷一日而履地。二日而行動。三日疾若失。五六日收口結痂而愈矣。所費不及百文。神效如此。後以傳人無不應手而瘳者。

有依表兄嫂同居者。室三楹。虛其中。對室居焉。三人皆略知醫。一夜漏將闌。嫂忽大呼表弟。弟至中室。候啟門。嫂以兄危急。不能離身。離恐無救。令由牖入。弟悟表兄必陽脫稔。知艾火可治。乃取艾破牕入。然尚交股。未便啟衾。遂剪被徑之寸許。以艾炙尾閭骨。不意嫂伏其上。誤炙其臀。一驚呼而火氣度入莖中。兄亦頓甦。可見生氣相通。不必貼肉施治。此亦可悟醫者意也之理。

業絲者周某。納一妓為妾。妓故名重勾欄者。攜貲三千金而從焉。周以嫡不能容。秘之於舍中園旁買宅。處妾其中。別門出入。而於園內絲室櫃中。設暗門通焉。詭以在園納涼為名。潛就宿妾所。久之。嫡稍稍聞之。詰周。周偽言鄰婦。嫡窮究。乃以曾有私對。年餘妾死。嫡始備得其詳。因而反目。然人已云亡。無如何。乃親往盡取其衣飾歸宅。遂空焉。妾攜重貲至周家。兩年未見天日。死不甘。屢屢現形。多在園中。不至內室。人恆於月下見其衣。殉葬衣出。周有姪若甥。同住絲室。夜飲畢。置盃盤於案而寢。見妾至。逐一取而擲諸地。鏗然作碎瓷聲。次早視之。置案上如故。一日姪獨宿。見妾至。

向之曰。爾等享受吾實不甘。遂去。又厨人於月下入園納涼。見其立已前。厨人直視之。漸低。以至於滅。不三四年。周一敗塗地。鬼益乘其衰氣也。

余幼在湖口。有一僧持顯者書。周行各郡縣。善書工繪事。書學黃山谷。頗有可觀。詆諧談笑。尤其所長。泛扁舟。圖書滿載。逸如也。然不蓄經卷。不如素。且隨行無侍者。携俊童四。明眸皓齒。髮垂委地。趨蹌左右。雖善飾。俊僕者不能及也。與人交。不作佛家募化語。但以書畫博贖儀而已。有詩集已刊刻。名曰口頭禪。頗有佳句。後不知所終。某家有小兒。甫六齡。清秀在骨。器宇不凡。性亦矯矯。出羣。有飄然凌雲之概。一日有叩門者。命之啟扇。門甫闢。則故山邊火神廟僧至矣。兒見之。失足跌地。旋起亦無所苦。少頃。僧去而兒病。時親串中有媪。腹藏靈哥。往問之。靈哥。此兒係火神之童。廟僧來時。已帶魂歸位。兒不過三日必亡。頸中預起紅點如綫。即鍊痕也。果如其言。然是日。僧至。實無所覺。不知何以竟能攝魂。豈神於冥冥中借其機耶。

金陵秦大士。家有石級樓。孤居之。常戲黜人。一日。有僕婦輪值司燈。忽燈盞全失。僅餘其檠。他僕婦過此。向樓拜禱。輒還之。此婦悍甚。登樓詈之。升石級未盡者三。如被人毆擊而墜。石擦肚肉。掛下尺餘。昇歸遂死。



又有邵姓者。忽被女鬼纏擾。強邵與合。邵遂患淋澀。便旋陰如刀刺。鬼時來往。邵詢是何因緣。以邵前世負心對。後延僧超度。乃去。越數年復來。又延僧退之。如是三四次。後邵老。不知其究竟。

有一人忽得羞疾。鎮日匿帷中。云羞於見人。不許人揭帷。或窺之。則啾啾作鬼號。數月而卒。究不知是病是冤也。

馮仲新言在定風時。偶入市。買一海螺。歸以鹹水養之。螺壳開。露其體。作半蟹形。不知是何名。未識海螺。本有這種。抑他物所化。書曰。海物惟錯。洵有之也。

皖桐張贈陶游幕廬陵。挈妻與岳母。賃屋於郡城東宅。素有魅。張不信。遂入居焉。一日攝其岳母粧盒去。所僱傭媪。恆見婦人在屋內。置鏡奩於椅。低坐而梳掠。張亦聽之後。於床第間。污以糞穢。不堪其擾。乃他徙。

粵東有需次者。陰長二尺餘。繫繫下垂。不能縮。以帶縛繫於肩。終身未嘗近人。道此不知是何物。轉生抑東氣不正。遂致偏勝耶。

凡新婚者。却扇之夕。親朋雜沓。呼笑諠闐。謂之鬧房。各處皆然。而北方為尤盛。蔣綬珊言中州某姓娶婦。鬧房時。有脫新人履。以為笑謔者。婿家但付一笑。越半月。女歸。

甯告其母家。兄若弟大志。邀集多人。立至脫履者之家。直入內室。凡婦女之履。無論老少。悉脫而擲諸街。有纖如錐者。有彎如弓者。有五寸許。尚繡綵攢珠者。甚有巨盈尺。縱橫滿路。合市粲然。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脫履者。有自取之道焉。

吳門石琢堂殿撰。自言鄉試入號。見號板上。一人頭碧血模糊。瞑目垂髮。駭甚。凝神再入。乃無睹。是年登賢書。及會試入號。復見之。遂成進士。大魁天下。其封翁熟于申韓。厯游幕府。此不知是所超雪死囚之鬼。抑為狀頭之佳兆。則不可考也。

金陵范某鄉試入號。聞篋蓬絃絳作聲。揭簾視之。見一青面獠牙者。啟蓬審視而滅少頃。聞後號大呼一聲。一死矣。

有某姓住一宅。夙稱凶第。屢見怪異。然皆屬傳聞。一日有吳姓。行吊於其家。見棺柩伸前三尺許。陳于案上。須臾仍退如故。此必有憑焉者矣。

乾隆間。河決淮徐。工迄不就。河督無計。巡行隄上。見河升有名黨德柱者。大喜。以為循名。即可責實。乃擇日鳩工。呼黨至。服以提督冠帶。盛席飲之。告以河工難成。欲借以攬水。許官其子孫。並奏請祀為河神。黨曰。諾。遂醉而投諸水。隨即下土納楛而隄成。立廟其上。請于朝而祀焉。至今皆稱黨將軍廟。香火極盛。

陝西故多狼。日暮即出咬人。有村居者新婚。親友鬧房。戲縛新郎於麥場樹上。衆入房飲酒喧闐。歡笑雜沓。更許狼至。齧郎足。大呼狼來。速解我。衆意其紿也。笑應曰。虎來亦聽之。何有於狼。仍鬧不已。少頃狼羣集。食新郎而去。夜半。衆出解郎。已斃於樹。肉盡骨見。鳴官。以戲殺論抵。

有少年未娶時。好狎和遊。體尪弱。新婚之夕。暢極陽脫。新人恨抱。以口度氣而救之。即甦。後詢何以知此救法。女曰。在室時。聞隔牕兒與表兄放談穢褻。曾論及脫陽不可離身。必以口度氣乃可活。昨卽下部熱出屢屢。色變氣閉。恐是此症。姑試之。不意竟驗。

金陵承恩寺。屋宇深邃。而軒敞。為寓舍最佳處。非富貴者不能賃也。乾隆間。有一人僕馬甚都。從者七八人。至寺賃居。察其形似顯者。而便服無辦。室中案上架一帽。袱覆其上。不識是何頂。私詢僕從。皆以客商對。數日無動靜。亦無人與往來。惟其僕日乘馬出。不知何為。一日廚人持大秤入市買肉。肆僧以秤大不允而闕。適僕策馬過見之下。馬鞭厨人責以生事。且附耳悄悄曰。王爺且不要露聲色。爾何得爾。設王爺知。爾死無所。由是台城轟傳。當道皆來求謁。拒不納。以訛傳覆之。府縣以上。皆厚贖。

金幣約數千緡。故不受。往返數四。故固不受。時已入夜。送物僕恐持回。或有失。請存於此。明旦主人自來。強從其請。次晨來覘。則室宇寂然。門牖洞開。不知其何時去。即僧亦不覺也。

又和相用事時。有少年至金陵。住承恩寺。自稱和中堂子。與城中富道互相往來。向江甯守借銀三千。守允焉。回署與諸友密議。恐是偽託。豈不可惜。幕中有曾任京都者。稔聞和少君善書大鵝字。曰盍招飲而置筆硯。乞書鵝字。則真偽立辨矣。守從之。飲次從容祈請。少年大笑曰。君何以知我善此。備善筆硯。可令人磨墨。書畢再飲。乃伸紙於案。濃墨于硯。少年取筆蘸墨。剛欲落紙。忽投筆怒曰。爾非乞我書。蓋疑我為騙子。欲留筆據耳。設中堂知之。我何以自解。銀不敢借。酒亦不必飲。忿忿升輿去。守惶懼。速送三千金。殷勤謝過而歸。次早偵之。已不知何往。後探知和子並無出京事。前者乃真騙子也。然其應變之才。實不可及。惜不用於正耳。

吳甄甫中丞開府西江。時有一人自稱是其姪。至九江投謁郡縣。勾留數日。臨行。德化令送贖儀二十金。乃周歷各邑。月餘。至永豐。邑令慶書五。為中丞主會試所取士。延入署。盤桓二十餘日。贈以四十金。雇肩輿送之行。設酒餞別。正歡飲間。適德化令



以中丞猶子過境約計到省之期馳稟道轅中丞以並無其事意必轉投他邑飛檄通省獲辨文至家人託故請慶出席入內呈文閱之慶先拘其僕訊之良是乃就席上拘繫焉後擬城旦春。

金陵方某一夕三更後獨行過王府園被鬼圍時方中酒遂與鬼角鬼攢毆之或捉其耳或抉其鼻或握其髮良久乃釋方足跛矣終身不瘳一日其家四更啟門入市買物闔戶後方妻見一黑物曳其衾大呼方母至無所睹自此母狀若痴久而愈甚方有分居弟來視母異之嫂語其故弟飲酒乘醉入母室推牀倚枕繞屋怒詈令人啟大門自內罵逐而出立門外跳詈逾時母醒如故蓋氣壯則能制鬼方之被侮乃鬼衆而氣弱耳。

一婦被鬼接唇而口遂歪醫令以猪血杜頰數十而正。

胡某家前庭恆於月下見人往來疑為妖魅向李姓借天師符懸之遂寂先是李母病亟李懸符於室輾轉數日母忽曰室有符冥隸不能入我氣不絕亦殊委憊盍捲符不必與命爭也李不得已收符符甫捲而母逝胡稔知其事故借懸遂不還焉。

江西某方伯舟過信州登龍虎山謁張真人真人設宴款之情意頗洽方伯取黃緞

八尺求書符辟邪。張曰：法官符多不驗，須我鍊剛氣親書之，可持久。乃囑他人侍飲，已持緞入內，少頃捧出。方伯殷勤申謝，以方飲酒，恐褻瀆，不敢啟視。命僕先送至舟，宴畢解維行數十里，徐取緞展閱，僅硃筆畫一大圈，別無符篆。方伯怒，張戲已命焚之。甫舉火，突聞霹靂一聲，有金甲神冲天而去。始知符實有靈。大悔，復溯流至山，再求。真人曰：神已早來復命，嗔我無故驅使，今不能復作矣。方伯怏怏去。

謝家有女患病，醫藥無效，延書符治疾者診之。符者未便入內室，向女父曰：我法須先焚符，召值日功曹診治。室中不可有一人，令病者靜觀，必有神將至。衣紅黃白則吉，衣青黑則無救。乃書符而去。俟人定後，持符於門外焚之，紙灰上騰空中，成一金色來字。焚符人懼而入內，少頃，女見有神至，衣黑綉衣，向之曰：汝病無礙，不須醫，但思飲食，即以飲食調之。言畢去。先是女病口淡，次日胃開知味，月餘遂不起。

金陵方某言其祖母幼時見空中白雲攢成福字，默記年月。後純廟登極，八月十三日祝萬壽，忽憶雲結福字。時正誕生之期，恍然天生聖人，自有佳兆云。

鍾山之巔產茶，恆在雲霧中。其境亦人跡罕至。處山有白雲寺，春日採茶，僧必於雲霧朦朧時摘取，則葉於蓋內，自分三層，氤氳起雲霧之狀。若日出霧散時採之，則否。

故每年所得甚少。雖有力者求之亦不可得。有士人在寺讀書年餘。與僧交最厚。瀕行。僧贈茶一小包。士心輕之。抵家擲諸架。上復有顯者覓此茶入貢。百計不能得。士人憶及僧所贈者。取視色香未變。試獻之。顯者喜。酬以二千金。方知此物之足貴也。道光辛巳。江甯城內秦淮南岸。火光數日。有一人兩目不明。俗稱近視者。過文德橋。恍惚見石欄繫重囚。繫繫鐵鎖銀鐐。心竒之。而未以告人。火發之夕。觀者甚衆。橋上擁塞不能通行。方伯救火至。前導呵斥。橋上人竭力讓避。橋東石欄忽倒。墜水者二十三人。未墜者復竭力避於西。而橋西欄亦倒。墜者亦二三十人。救起者無幾。溺斃四十餘人。火旋熄。陳尸兩岸。親屬認殮者半云。夜靜已睡。有人叩門呼名而出。不知是神是鬼。總之劫數難逃也。當欄未倒時。有堊者立橋上觀火。忽一老叟向之云。爾可下橋。堊者稍遲疑。老叟毆擊呵使下。甫盡橋級。而欄倒矣。老叟其社公與。以堊者不在數而驅之耳。

京師戲園。一日有觀劇者。甫入座。見滿園人皆頭插白燭一枝。詫甚。詢旁人。咸云未見。懼而出。未數武。園中火起。死者甚衆。此人不在劫中。故令見而避也。有婦携幼兒。至親串家赴喜筵。日方中。幼兒號哭欲歸。百計誘之不止。不得已賃與

回途間問之。兒云：見其家處處有藍面紅髮人，故懼不欲留。言次，婚者家火已起矣。不及行者，多被焚焉。販布者某，附糧艘沿途生理。一日負布登岸，至曠野，迎面有二人，行將至，忽悄語曰：來矣。某知其意不善，怖極計生，置布於地，揜袖言曰：欲來即來。二人笑曰：戲耳。遂去。某俟其行遠，取布馳歸。其急智亦可取也。

鄭某有外遇，其妻偵知之，詢某諱言無，妻終疑焉。一夜俟其夫夢中囈語，執此事問之。某夢中備述其細，即所贈衣飾亦一一詳及。妻俟其言畢，擊醒而問如此查詰，亦奇矣。

王荅塘在京時，與同人夜飲歸過一肆，時已三鼓，見板縫尚透燈光，戲叩板云：欲市物，肆主披衣起，開板上方洞，乃給令出手取錢，手甫出，即羣曳之以帶繫於柵而去。肆主恐怖幾失魂，大呼無應者。至四更後，擊柝者至，方解之後，徐思繫手時，履聲索索笑語喧闐，不類匪人，乃知為醉客所戲。

金陵南鄉許姓女，生而貌寢，駝背臃腫，無問名者。乃雜髮改男裝，耕田力作以自給。六合士子約伴至金陵鄉試，泊舟野岸，有賊挾板探足入，共曳入艙，賊懼求釋，士令其將賊中隱語備述，而筆記之。彼此習以為戲，抵金陵，日夕聚談，久而愈熟。一日同



入酒肆。以隱語相歡笑。捕役十餘人。疑而圍之。散處各席。捕頭別據一座。遙偵之。羣士喧聞。詰詰無非隱語。而舉止又大不類。捕頭躍身坐案上。士顧之亦不懼。角隱語如故。捕頭下席問曰。君等何為。所言何語。願聞其詳。士譁然曰。我輩所為所言。與爾無涉。奚疑為。捕頭曰。不明言。邏者畢集。將不免拘繫矣。有晚事士人。備語獲賊。習隱語狀。捕役乃散去。

吳人尚鬼。迎神遊市者。不一而足。清明中元十月朔。則府縣城隍。及各坊土地。羣阜至。厲壇率鬼享祭。瘟疫則迎瘟神。二者尚有意義。至所謂解餉會者。尤可笑。蓋土地各分坊市。每歲廟祝推一車。擊小鑼。周行所轄境內。沿戶收錢。謂之完天餉。歛錢畢。乃市紙鏹。昇神親解。至穹窿山。山有玉皇殿。道士住持其間。神到。別供偏殿。先送紙鏹。次則廟祝與道士議私費。歲有定額。鏹費俱如數。則無事。盈餘則加級。不足則鐫降。甚有將神像鎖閉。勒令補足者。餉解訖。乃朝帝。是日。神易九梁冠。大項圈。朝服朱履。執圭坐軒。去長槓。昇至殿下。設大紅拜墊於地。廟祝伏神旁。代唱聖壽無疆者三。殿上鐘鼓齊鳴。一道士立丹墀。贊五拜三叩首。昇者隨所贊。升椅以應之。禮畢。回城不遽歸廟。賃屋暫宿。次日。復至元妙觀。玉皇殿謝恩。禮亦如之。乃回廟。如過他神。